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三

英祖朝七

壬戌十八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命朝臣年九十者無論文蔭武并加資以及老之義也○北路運穀臭載人多溺死

上聞之驚曰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命送香祝於嶺南關東關北使道臣虔誠祭海以祈利涉○三月 上親書周而不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小人之私意命刻碑竪于泮水橋上○夏四月 上視

學初命該曹選講書官大司成選通經儒生至是 上酌獻先聖御明倫堂召見講書官及諸儒生以次進講 上發問文義仍命侍講官反覆討論竟夕乃罷○五月朔日有食之 上親行救食禮舊例觀象監官隨時奏啓至是 上命提調啓告仍著爲式又命自今前期齋一日各司救食官亦清齋本司一日是日上具翼善冠黲袍烏犀帶白皮靴出自偏門仍詣仁政殿階上向日而坐觀象監提調進前啓告曰日將虧食請警惕修省遂焚香伐鼓救食如例至食甚提調又跪啓曰日將食甚請益加警省至復圓提調又跪啓曰日將復圓請匪懈厥省日既圓遂止鼓

上還內○秋八月以李延德爲掌樂正使考正樂器國家經亂以後樂器散逸笙簫管琴不備音律曲譜類多錯亂失序至是上教曰感通神祇專在於樂故舜之時鳳凰來儀非感通則能如是乎今之雅樂長短節奏不能諧協聽之令人憒憒若雅樂本自如此孔聖何以三月不知肉味乎乃以延德頗解音律命以弼善兼掌樂正且設樂器都監以延德兼郎廳使之監董造成會社稷樂器庫及備邊司井中得石磬二十四枚凡刻癸丑者十

五郎　世宗十五年朴堧所造也　上以
世宗得古鐘磬二堵於池中始作雅樂而今
庫中井中又得石磬事不偶然於是慨然有
更新雅樂之意送賫咨官于燕中購得造笙
簧法又飭樂院提調以賞罰勸懲樂生俾有
實效○上謁宣靖二陵見衛士有執倭搶者
上曰二陵之變至今痛心方當祗謁之日雖
搶劍之名倭者亦不忍見也命悉去之○命
校書館刊印兵將圖說圖說即　世祖大王
判兵曹時所親製者而草本秘藏於禁中未

及印布至是印布○命蠲八道癘疫死亡人之身布糴穀筵臣言虛實易眩 上曰假使爲其所欺寧失於民何傷乎時都民多患癘者 上命兩醫司擇其善醫者持藥物救療○九月命以仲季冬行啓覆初 上命承旨考 列聖朝啓覆月次承旨言 宣祖朝不拘春秋而行於二三月 仁孝兩朝多行於十月 先朝亦行於九月十月 上遂命自今啓覆定行於十一月十二月○嶺南大水渰死者甚衆命詞臣撰文遣臣設壇祭之○

冬十一月分遣近侍十人于八道兩都行癘
祭時冬暖如春癘氣大熾諸道人民死亡之
啓相續故有是命○查正堂上徐宗玉奏曰
忠義衛皆是勳臣嫡長曾在 肅廟朝收議
于廷臣儒賢與 大王孫一體定為九代其
後又改以五代將何適從乎 上問于大臣
領議政金在魯以為宜從近規 上曰今者
諸臣之裔後來安知不免軍役乎事宜從厚
勳臣後裔依 先朝下教定以九代○定館
學儒生製講節目先是居齋儒生常以二百

人為率間以經費不足減為七十五人至是
上命增為百人輪回居齋準五十點許赴泮
試遂成節目命大學遵行明日召見大學生
於崇文堂曰 先朝建此堂盖崇文之意今
予親試爾等於此堂亦崇文之意爾等宜體
此意遂宣醞于諸生仍賜御製○十二月教
曰陽氣方生吾民猶困是豈王政孚勤力於
終歲息肩於冬後始有稱彼兕觥之樂而閭
冬雖封倉春猶捧糴云吁嗟吾民何時便息
思及于此若恫在已其令備局飭諸道道臣

體予為民之意毋得過時俾除此弊也

【癸亥】十九年春正月朔 上具冕服御仁政殿階上陳賀于 大王大妃殿禮畢陞殿受百官賀遵 成廟故事參以宋仁宗親賀太后儀節也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命朝臣婦人年九十者特許封爵○命庭試設初試以賦表分試取千人以科場之淆雜也○給穀四千斛于京畿監司賑七邑給嶺湖米穀二萬斛于咸鏡監司賑飢民○二月命兩館提學續纂受教輯錄○三月名賛善朴弼周

至 上曰大臣方請見然九經之序尊賢在敬大臣上故先召見卿矣仍問三代後不復有三代何也弼周對曰行與不行也 上曰何為不行弼周對曰氣禀累之也 上曰齊宣對孟子不諱好貨色予何獨諱卿乎予喜怒之發常失其中雖自知為病莫能改也弼周對曰先儒云知如此是病不如此是藥殿下既知其病何為不改 上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弼周對曰誠意不足未免於自欺也 上曰善哉言乎予之自欺已過半生今

而後當以不自欺爲勉也彌周尋陳跡歸鄉
○夏四月 上享太廟回鑾望 仁祖舊宮
感天時三周於龍興遂命歷臨倉卒陣不得
成列仗衛多失序掌令尹植諫曰 殿下不
令於出廟時而令於路中是欲抑制羣下之
諫止也 上曰抑制非其情也然言則是予
當受而不辭遂擢植通政階命致祭于靖社
功臣金瑬申景禛李貴李曙具宏○初 上
之親祭太廟也以百官祭服不中度命弘文
館考大明會典以奏敎曰冕服之纁裳隱於

玄衣之中令尚方更其制殺其長以表上玄下纁之義百官祭服衣裳外冠帶笏佩玉後綬蔽膝并以朝服通用或有笏簡者以濟用監祭服隨便用着笏則四品以上用牙五品以下用木俾爲定制○閏月始行大射禮於泮宮遵 成廟故事也 上詣文廟酌獻先聖臨明倫堂試士仍御下輦臺樂用思樂發乘矢三獲侍射官三十人以次耦射有獲有不獲獲者賞表裏不獲者罰以觶射畢命建閣于享官廳東藏弓矢器服令文衡記其事

謁之明倫堂除翌日陳賀依 成廟朝闕中饋食例名大學生於崇文堂賜酒宣饌饌凡五器酒凡三行教曰此禮卽二百年後初也中外宜同兩都諸道出身及將校令道帥臣試取居首者狀聞五軍門將官各自軍門試射居首者上聞其餘施賞○更定太廟樂章上教曰太廟旣有各室樂章則各室用當室樂章禮意當然而 列朝樂章循環用之於十二室如第一室至第四室則奏永寧殿四祖樂章而第五室則奏第一室樂章至

穆廟室則還奏　四祖樂章國之所重莫先
於享享之儀文莫先於樂而樂章若是紊亂
其令禮曹問議于大臣及知禮儒臣居數日
領議政金在魯奏曰禮曹郎官以太廟樂章
釐正事承命來問而此非可以草草獻議者
遍考五禮儀宗廟儀軌則　世宗朝製樂時
晨祼及三獻樂章各除引入引出以九爲節
而其八章歷述　穆祖至　太宗及　元敬
王后功德然後以第九章總叙以終之此其
制樂之微旨也及至　仁祖朝羣臣不悟廟

樂九成之旨遂以爲逐室各一其章追製
宣廟樂章以十其九而今之樂師又不知其
理亦以一章各奏一室所以功德不合於所
奏之室也 上曰然 宣祖樂章今不可去
之其以 太宗室之顯義章 元敬后室之
貞明章合爲一詩俾不違九成之數且以今
日釐正始末詳載儀軌爲後日考○五月
上祈雨社壇不雨將復祈于北郊謂近臣曰
祈雨不乘輦古也日者元老大臣咨爭故勉
從之若是而何能感天神乎遂步輿至北郊

祭畢雨　上露坐良久乃還臨彰義門樓命
刻揭靖社勳臣姓名曰使後王過此念　聖
祖艱難也○秋七月甓築江都外城從留守
金始煐之請也先是　肅宗朝議者謂浦土
築城其堅如石江都外城以浦土築之至是
始煐請倣燕京城制累甓實灰以爲城　上
許之○九月羣臣以　聖壽五旬引　肅廟
庚寅故事請進宴　上不許大臣卿宰遂請
進宴于　東朝東朝下諺教允之復勸　上
宴羣臣於外廷遂以誕彌節宴羣臣樂用雅

樂酒用玄酒饌品減其數命釋禁府秋曹輕
囚蠲諸道舊逋
甲子二十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
農○濟州饑命以羅里舖穀五千斛舟運賑
之○二月小學訓義成 上謂儒臣等曰小
學一部是予平生尊信之書也予欲倣 世
宗朝思政殿訓義以音訓事實與先儒姓名
出處分釋集解之下以便觀覽也於是蚤夜
召儒臣親自參證刊行于世○敎曰朝廷重
官爵外方正風化以曾經道伯之人復爲其

道守令於朝廷有壞官方於外方有損風化
今後曾經監司兵使者毋得除其道守令著
爲式兵曹言慶尙道之左右兵使咸鏡道之
南北兵使宜有區別只於該管下勿差 上
可之○重刊光國志慶錄藏其板于春秋館
○夏六月命禮曹正郞李孟休纂春官志○
秋七月以東萊府爲獨鎭守城將本府東伍
牙兵別騎衛之舊屬兵營者及機張梁山兩
邑軍盡屬本府○八月續五禮儀成先是
世宗斟酌古今編成五禮及 世祖朝復因

五禮增損爲五禮儀至 成宗朝始克成書
凡京外大小常變儀節皆按五禮儀行之而
其後 累朝因革損益至爲繁縟徒載該曹
掌故之書門戶無分至是 上命大提學李
德壽藝文提學李宗城爲增修堂上修撰尹
光紹爲郎廳續輯成書以進 上召見宣醞
親製序文命芸閣刋行○敎曰昔漢文詔以
因山爲陵裁令流水心常慕之然欲法堯舜
當法祖宗何效於漢我 太宗朝四方石一
片作二片我 聖祖除屛風石遂我 聖考

陵上石物命倣厚陵制儉德至矣此後園陵
象設一遵此制無加尺寸為之定式永垂來
後○東西兩小門舊無譙樓命禁衛營營西
小門樓扁曰昭義門御營廳營東小門樓扁
曰惠化門○續大典成先是 世宗裒輯國
朝典憲倣周禮作為六典至 世祖朝折衷
六典以為經國大典其後多有因革損益則
成宗朝有續錄焉 中宗朝有後續錄焉
肅宗朝有典錄通考焉雖皆羽翼大典然各
為一書眩於考据至是 上命設纂輯廳以

刑曹判書徐宗玉戶曹判書金若魯禮曹判書李宗城前參判李日躋金尚星前承旨吳宅奎等六人分掌六典差郎廳九人以續錄通考及各司掌故之書一從大典之凡例規模彙類成書　上日引見諸堂上講究增損去取之宜又時賜酒肴以勞之書成　上親書一心乃公為官擇人均貢愛民節用蓄力修舉五禮毋墜舊典愛恤武士以嚴直衛大公欽哉勉守法文勤於職任飭勵百工各以二句弁于六典又製綸音十數行勉戒後昆

俾遵守之○革全家徙邊之律先是　上疑
全家律以一人之罪延及一家殊異三代立
法之意以問於右議政俞拓基拓基對曰此
法中國無之而獨我國有之似因國初實邊
而設也至是纂輯刑典　上謂刑曹判書徐
宗玉曰肉刑亦漢家祖宗之法而文帝猶且
除之予欲除全家之律以寬遺後昆可乎宗
玉對曰此成湯解網之仁也臣嘗按湖南有
民稔惡不悛故用此律徙其全家於北邊及
爲咸鏡監司巡路見一人持瓢行乞顏貌甚

熟故令問之則果臣所施全家律者也閭家盡沒獨餘一身行乞云故臣為之惻然撤饌以與之自是按道未嘗用全家律也 上曰御言忠厚矣君臣以忠厚之心革除此律亦不害為美事也遂命刑典中亟去此律領議政金在魯曰萊灣潛商者本律為全家徙邊而近變為梟示今減全家之律當入於定配中決知其太輕矣且如稅穀和水首倡者亦有梟示之教今若只載減律而不載其梟示之法則人將認為不死冒法者必衆也宗玉

曰臯示乃是軍律而非五刑也萊灣潜商既屬邊事則其律付之兵典稅米和水既屬漕稅則其律付之戶典宜也 上從之○先是諸道閫帥以曾經防禦使者通擬及邊地定式後命以俱經邊地防禦者備擬○九月

上遵 太祖肅宗故事入耆社從宗臣卿宰之請也 上詣昌德宮謁璿源殿遂幸耆老所拜靈壽閣御楹內親書耆帖禮官進几杖

上親受之仍詣毓祥廟用漢祖豐沛故事召見本洞父老給米布明日引見耆社諸臣于

景賢堂宣醞賜詩仍下銀瓶一具曰此 聖
考己亥故事也復親製御帖自序文○冬十
月進宴于 大王大妃殿 上親爲詞侑歡
曰瞻彼寶閣兮受几杖來奉懽長樂兮禮筵
大開頌祝岡陵兮獻萬壽盃極歡而罷語諸
臣曰親在不稱老然靈壽閣所受几杖奠于
東朝座右歌此詞聊代斑斕戲也越三日宴
羣臣于崇政殿用鹿鳴詩示我周行及養老
乞言之義命耆社諸臣進前諮訪老成之論
臨罷命禮房承旨進宴廳堂上領御膳及鄉

黨樂前導于耆社諸臣至靈壽閣達夜歡飲

○十一月竪神道碑于齊陵齊陵神道碑舊燬於壬辰倭奴之變久未重建至是因宗臣疏請命設營建都監用誌狀中權近所撰碑文刻石奉朝賀李宜顯追記其下竪之

○上講周禮於經筵領事趙顯命曰周禮即姬周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周公制作之盛可見於此而後之帝王未有行者今 聖上特命進講可知聖意之攸存以周公之心體行則大有益於制治之道也 上曰卿言是矣自在

春邸與卿相知君臣老白首矣少時事若隔前生而得不至於大放縱者尚賴學問之力也予始以此書不過爲名物度數而已及反覆熟玩至理存焉周公之意宏且深矣每靜夜温繹自不覺其手舞足蹈也

乙丑二十一年春正月朔 上御崇政殿陳賀于 大王大妃殿仍受百官賀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又命中外詳察民弊遄決獄囚○分遣審理使于八道初 上欲遣審理使廷臣多言不便 上不聽謂關西審理使

李日躋曰卿行能效馮驩事乎對曰聞寧邊二面新屬毓祥廟折受云盖寧邊之民多賴此二面曾在 先朝亦入折受因故相趙相愚之陳白 肅廟特許出給故宰臣趙明翼爲府使時收兩面之稅分貯二庫一曰彰德一曰廣惠彰德者彰 先王之德也廣惠者廣 先王之惠也民到于今受 先朝恩澤矣 上曰今聞彰德二字予豈無感動乎追 先朝恤民之誠體昔日小心之德特允所請自今爲始寧邊折受還寢可也於是大臣諸

臣皆起拜賀○三月始定省器省牲之制
上將親行夏禴名禮官儒臣教曰今番太廟
展謁後仍以冕服省器以遠遊冠絳紗袍省
牲其依此撰具儀註及夏禴教曰鑾刀見於
五禮儀而久廢不用自今如禮造用○秋七
月命增太廟祭牲羊一豕一先是太廟每位
甑羹三器鉶羹三器幷純用牛牲至是大臣
言此由於牛有餘而羊豕不足也 上命正
之○冬十二月教曰東方道學文章圃隱倡
之我朝當以圃隱爲宗遣禮官致祭以寓曠

世興感之意閭杜門洞子孫皆爲商賈另加收拾

丙寅二十二年春正月朔 上陳賀于 大王大妃以 大王大妃寶齡六旬也命朝臣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上王曾孫婦王外孫婦年老者幷賜米肉朝士婦女士庶婦女年老者亦依 先朝丙戌例賜賚有差遂以手書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仍命惠廳度支顧恤都下貢民○濟州饑遣御史韓億增賑之教曰粤在庚子本州之民追思遺惠

越海效勞於陵役惟我 慈聖特賜米饌令本州連歲告飢身雖屢饘食豈下咽洛御史日夕汲汲濟我島民畢賑後試射文士有才者及年最高者登聞囹圄寃鬱孝行節義一體審訪仍命進獻物膳限秋減半貢馬亦令停之○二月御製自省編成初 上御德成閤召儒臣語之曰古人以讀書爲求放心旨我言乎予自纂小學訓義每有著述之意今日即 英陵忌辰也 英陵以東方聖人制禮作樂六典五禮燦然大備今予何敢望只

欲依東平聞見錄之例略記聞見以示子孫
而已遂親製內外二篇以李喆輔元景夏趙
明履等為編次人逐日入侍校正名曰自省
編內篇以身心為主外篇以監戒為主命芸
閣刊行教曰自今言動政令有違於自省編
者其以自省編陳戒也○三月 上聞列邑
簽丁或有孕婦成冊者教曰程名振不過唐
將而縱遣婦人乳湩者況為人君而吾民腹
中之兒陰陽莫卞者遽登於軍丁成冊乎因
御史所奏聞有此弊非王政之所忍其令備

局嚴飭道臣列邑如有孕婦成冊者即令去
之後有犯者隨現重繩著爲令○夏四月教
曰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漢舉賢良蓋遵此例也其令備局勿拘
資級時原任大臣各薦堪爲方伯者二人諸
宰各薦堪爲守令者一人遵昔年代柱帖之
例列書作帖以進予當常置案上飭銓曺之
奉行察薦人之勤慢○禁紋緞之燕貿教曰
土地之生財有限軍國之需用甚繁一使之
行費礦銀十萬以充王公卿大夫匹庶所需

之綾羅窮村僻野爭尚以侈竭一國之財助一時之侈可勝歎哉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始自今年節使袞衣輦輿翟衣朝臣命婦章服軍門旗幟之外凡有奇巧之紋者一切嚴禁如有犯者書狀施以不職之律市民直施一律譯官商賈自灣府先斬後啓貿物焚之柵外著爲令式是夜台承旨玉堂語之曰予素有志於大布大帛欲自宮中先之然以上奉 慈聖故未敢也今適洞陳於 慈聖慈聖喜曰昭儉 列祖盛事爾若有意夫何難

爭華美非吾好也從此宮中可以不高髻可
以不廣袖亦可以衣不曳地咨中外臣庶咸
體此意○五月命州府郡縣之學并祀宋朝
四賢及我東十二賢并祀十六賢具載法典
祭禮條小註而小縣多不能遵行故有是命
○命自檀君至前朝諸王陵令道臣待秋修
治自儀曹降香致祭○始定永禧殿親祭儀
上欲於永禧殿六享中親行一享而以其不
載五禮儀命禮官問議大臣大臣以事係刱
始儀文品節之間或不無拘掣而難之 上

命旁照於園陵親享撰儀註以為式○遣近
侍分設癘祭于八道○秋七月教曰頃年親
耕以百畝播九穀之意下教而今因循謬習
不播九穀以田為水田種菜而税穀莫重粢
盛不可若是苟且且雖欲親耕亦無異取民
田親耕也箕聖井田雖難復古因此畿王城
東門外倣井田之儀定其里計其畝同力公
田亦雨我公田之義也令太常講定節目於
是太常進節目曰井田九百畝而中百畝為
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使民同養公田是九

一之法也今以親耕田百畝為公田東耤田十一日耕為私田給民減稅使之力治公田公田穀種自本耤給之宜也 上從之亡何太常都提調金在魯奏言親耕田八日耕糞治耕獲其費甚鉅十一日耕私田不足以當之古之私田九分之八而今之公田十分之八民之不願固也請以十六日耕為私田同養親耕田則是以二分養一分雖不及井田民或有願之者 上可之○上親書顯靈昭德王廟六字揭額于東南關王兩廟○九月

追奪趙泰耉柳鳳輝崔錫恒鄭楷權益寬等官初　上招延大司憲朴弼周進秩爲吏曹判書咨訪治道弼周進袖劄請先正辛壬諸賊罪　上曰會當與大臣熟議而處之至是三司啓曰泰耉自　殿下潛邸陰懷畏忌翔冐嫌二字及儲位已定則劄救賊輝獎以忠赤代理有命則不有臺言闖入北門虎龍之變上則敢陳毋究梁獄之說白望之招出則諉以死中求生之言其前後凶言一轉爲鳳輝之跡再轉爲一鏡之教文三轉爲戊申諸

賊之詬天罵日請泰耇追奪官爵辛丑建儲卽我 景廟體 肅考之遺意承 慈聖之明命手書面授處分光明而鳳輝則謂之忙急草率使令催督宗社有托八域同歡而鳳輝則謂之人心疑惑久而靡定至若無人臣禮四字是漢御史劾廢立之語而 景廟終無嗣續渠豈獨不知乃以顒望螽斯爲言此諱疾之論所由始也請鳳輝追奪官爵又論光佐之粧出誣獄盡露白望之招賊鏡教文後擢擬本兵有若酬勞者然李潛凶言賊鏡

比之茂陵光佐沿襲至請褒贈泰徵思晟輩皆光佐所汲引外育而戊申稱亂亦非別人錫恒之主張誣獄與泰耉同一凶心誣獄既成必請賊虎之錄勳又欲奏聞彼中借勢脅持至若纔僉獄以致經斃則盤問路絕以代理比之傳禪則語意凶慘泰億之教文指意與一鏡相表裏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奏引用唐宦擁立昏辟之事且一鏡教文蹀血行盃等語視爲當然一任騰播請並追奪官爵從之先佐泰億以施律過多不從仍御書潔

身忠君四字命承旨傳于故奉朝賀李台佐
家曰此是一絲扶鼎書賜故奉朝賀崔奎瑞
之意也○遣承旨致祭于鰲城府院君李恒
福影堂命錄其奉祀孫以覽其像感其功也
○命生員進士以幞頭襴衫放榜遂爲定制
先是 上欲復中朝進士科幞頭襴衫戴蓮
花聞喜宴等制然襴衫未知其式筵臣有言
故吏曹參判金玏當 神宗皇帝時奉使朝
天 皇帝宣賜幞頭襴衫及大學衍義一部
玏歸以巾衫藏之安東學舍衍義亦有御寶

真蹟今兵曹正郎權萬云 上曰萬無乃忠
定公權撥後耶昔我 中廟與宰樞爲賞花
宴于慶會樓下既罷内侍拾得袖珍近思録
進于 中廟中廟敎曰此必權撥袖中物也
命還之是亦千載稀有之盛事咨政院移關
嶺南營二書與衣冠使二臣之後領来也至
是萬與玏之孫弘運領至時 上弗豫強起
盥櫛衣服冠而坐召見二人曰待鄒魯之士
不宜效漢高箕踞況皇朝舊物尤宜尊敬乎
遂命賜三經近思録大學衍義飭所司幞頭

襴衫得其式還歸弘運於是生進衣冠悉復
明制戴蓮花聞喜宴議不一乃止○冬十二
月關西饑命任璞爲慰諭御史使之設賑安
集○命復故　端宗朝相臣金宗瑞皇甫仁
鄭苯官初仁宗瑞之後上言請伸雪　上以
靖難勳　光廟與焉而難之及覽　光廟訓
辭至予當屯汝當泰之教三復感嘆曰嘻其
指宗瑞等事也怳若耳提而面命也遂命復
三人等官仍令芸閣刊進　光廟訓辭○以
淮陽府爲防守使伊川平康通川高城歙谷

五邑為防守將命廟堂議定節目俾臨急守
禦淮陽以鐵嶺為信地平康以國師堂為信
地伊川以防墻為信地高城以楡岾獐項嶺
為信地通川以楸池嶺為信地歙谷以飛雲
嶺霜陰遷為信地
丁卯 二十三年春正月朔 上詣仁政殿庭率
百官進箋陳賀于 大王大妃以大王大妃
周甲慶也○命刊政經 上語筵臣曰肅
考手書言志一冊在於 東朝而予於平日
不忍奉讀昨日仰請 慈聖展玩則其中有

政經賛小序及詩實墨如新不勝愴然其令芸館刋印以進○慶尚右兵使進古印一顆言晉州人得之南江水濵乃壬辰之亂兵使崔慶會抱之而投水者也篆跡微存上有萬曆年號 上覽之感歎遣官致祭于彰烈祠命錄慶會後爲匣於印御製銘刻其上曰追憶往事百有餘年幸得南江印篆宛然矗石義烈想像愴先命留嶺閫以竪忠焉仍命下送本營藏之○教曰致美黻冕大禹之聖太廟用無紋而予儀仗用有紋非所以法古此

後紅凉傘用無紋日傘用方紬輦輿儀仗亦依此例○二月命禮官及尚方諸臣議定冕服制度尚方舊有冕服圖乃皇朝所頒而今之冕服組綬佩帶皆取貿燕市多不中式至是 上命依圖式定之○罷生進壯元物色之規先是生員進士會試折榜時諸試官先窺覘入格二百人之封彌擇其有地閥文望者擢置壯元其生員之第三進士之第六俗稱居是序者無命早死故又擇鄉曲賤士不知名者以充之至是監試會圍一二所詣闕

年甲乙日晏不拆榜　上怪問其故都承旨
洪象漢白其狀　上命諸試官持試卷入侍
遂以御筆擢生員第三人許增爲壯元增松
都人也乃敎曰自今小科一依大科榜只以
原等第次而未拆封前窺覓者施以科場用
情之律○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康聖親上
冊寶受百官賀於明政殿頒敎大赦命依
先朝舊例朝臣四品以上年七十士庶年八
十者加資大臣及資窮人食物存問○三月
上語筵臣曰　東朝偶檢集祥殿舊藏得一

玉帶賜予卽 宣廟所嘗御而 肅廟乙亥
御此帶朝參以彰文備書前後事於帶匣今
忽得之亦異矣哉明日遂御古玉帶焚香于
璿源殿是年秋亦以此帶試士于勤政殿親
製帶銘書于匣○命竪露梁六臣墓碑○夏
五月始觀刈于東耤田還語儒臣曰予於親
耕覽大學衍義而行之於觀刈用皇明故事
而行之也仍命太常凡親耕觀刈時至草記
以稟○禁巫覡淫祀敎曰昔年嘉奬李穆之
直截目今媕婀成風在耳目者誰有李穆之

風哉飭京兆一切嚴禁永去惑世誣民之弊
○先是命國陵封標之地未葬者禁葬已葬
者遷移而士大夫已葬者勿論至是承旨奏
封標八十士大夫犯葬已三十國祚綿遠將
不知爲幾百代則八十猶少況五十乎士大
夫犯葬遷移便也　上曰漢光武自言安知
踰年而享國長久秦始皇必欲傳之萬世而
二世遂亡國祚脩短唯在保民豈名山衆寡
之云乎誠使盡用五十亦已多矣何必廣其
封標害及白骨也其寘之○秋七月敎曰繁

纓小物而孔子惜之況棄軒乎此後非經亞尹同敦寧則不敢棄軺以為式亞尹帶礪勳蔭外必以曾經正者通擬○八月教曰周南之化及於江漢猶恐為強暴所污昔先正趙光祖為都憲男女異路先正人臣也能化行俗美凉德臨御世道日下澆風悖行京外以聞者多此無他學校之政隳而世無小學之教也申飭京外教誨必以小學為重○九月復安平大君瑢官用金宗瑞皇甫仁等例也

○上御宣政殿行常參謂左議政趙顯命曰

予嘗謂豐陵云調劑之論安知畢竟不爲黨乎以今見之予言不爲虛也予欲自今惟才是用彼此黨字不但予不復言諸臣亦不宜更提於前席也顯命對曰聖意所存臣等豈不知之然甲者只用甲者乙者只用乙者而自謂惟才是用則　殿下何以辨之乎竊恐聖教大而無當也　上曰若如卿言則將無時無黨耶顯命曰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凡諸用捨之際或有偏用之弊則爭端由是而起今宜以調劑立的使主此論者責其廣

用然後可為救時之道也 上然之○冬十
月教曰刑不上大夫朝侍從於鵷班夕決杖
於囹圄非重侍從之意此後曾經侍從者關
係贓污外公罪照律杖則收贖此亦呂刑金
作贖刑之意也
戊辰二十四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
勸農○太廟新設灌地筒朔望大祝加差一
人從大臣筵臣之言也○璿源殿所奉 肅
廟御真面部有點痕 上稟于 東朝議于
大臣移奉御真于宣政殿命畫師摸寫 上

親自董工十日乃成還奉舊本於璿源殿遂
拓永禧殿第四室以新摸本奉安行酌獻禮
還宮命兩都監堂郎及神輦侍衛承史入侍
于景賢堂賜餕餘奏軒架以勞之 上作歌
曰敬奉 影幀兮展安殿中回駕慶賀兮萬
世吾東何以繼述兮樂與民同命諸臣即席
賡進仍蠲京外最久逋欠釋金吾秋曹輕囚
校理尹光紹金尚喆等上劄言非賀非宴設
樂宮庭非貽謨身教之意 上手書批曰舜
制漆器諫者十人 深嘉玉成之意各賜熟馬

一匹令親受○命新羅敬順王陵依麗王諸
陵例置守塚五人○命武臣依文臣例殿講
武經○夏五月 上謂地部之臣曰興仁門
内光化門外皆有一鐘而鐘面刻 光廟與
内殿徽號且有御製其各設一間屋貯之○
秋九月命曾經玉堂人差出奉常正俾與議
謚從應教黃景源之言也

己巳 二十五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
勸農○命王世子代理機務(儀節一遵丁酉故事)○夏
四月命五軍門宣惠廳行會計法教曰節用

廣儲蓄非以為君乃為民備水旱軍旅周禮稱王無會有司有會內而度支騎曹外而各道俱有會計惟五軍門中間創設故無此例惠廳國之所重而其所會計不過葉單入啓仍作休紙一依户兵曹例修案以入○五月忠清監司李日躋進瑞麥却之清州麥有兩穗或三穗日躋櫃而上之曰洪武三年陝西寶雞縣有麥穗兩歧之瑞忽此呈效於吾東今日事有不偶然者政院以為嘉瑞非聖世所貴宜却不受從之○六月左議政趙顯命

請吏曹參議長望差除弘文錄亦如翰林台試例以熄傾軋之弊 上曰譬如防水壅于東則決于西豈更法可矯乎況玉堂人君所以講學求助者不可台試也○秋八月命刊行明太史焦竑養正圖解先是禁中有圖解肅廟作賛至是 上出示儒臣以其書首文王恤四民命京兆抄窮民以聞御弘化門樓施恤仍命刊行○諸道牛多瘦死用人代耕命禮曹依五禮儀祭先牧之禮各邑就中央爲壇京城就馬壇并設牧神位祭以禳之遂

飭京外禁屠宰○九月飭士大夫冠禮親迎自國婚至士婚禁油蜜果於同牢卓○冬十一月北路饑道臣狀請移嶺南穀賑之上曰數千里風濤萬一臭載則穀不足惜人命豈不可憫北人惟恐不賑民南人惟恐賑民所惡於死一也其以交濟倉穀賑之還穀留庫貸三之一又頒空名帖八百俾納粟募賑○十二月製下勸學文布告中外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三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四

英祖朝八

庚午二十六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上以正風俗當先崇賢乃遣官致祭于故贊成鄭齊斗朴弼周故贊善金榦擢前執義閔遇洙朴弼傅通政階○命錄用故正言趙聖復之子從吏曹判書元景夏之言也○教曰癘氣熾盛死亡相續吁嗟吾民親戚兄弟孫兒寡妻號呼而痛思之及此不覺惻然分付京外死者收瘞生者救活今春水陸

操停止○上賜橘一盤于政院橘盡而有御
製詩命入直諸臣賡進用 文宗朝故事也
仍行夜對宣醞賜饌○頒兵將圖說于八道
閫帥○三月命以宋信國公文天祥配享于
永柔卧龍祠先是謝恩正使趙顯命得信國
遺像於燕中歸獻于 上上曰文丞相精忠
義烈令人起敬曾聞六鎮有皇帝塚云今以
文陸二人建祠配享欲使二帝無臣而有臣
也遂問議于大臣大臣以為不便 上教曰
卧龍祠即 宣廟御龍灣時興感命建者而

岳武穆追配亦昔年曠感之 聖意也卧龍欲復漢室武穆欲迎二帝信國欲存宋祚三賢之忠一也其以信國公同配于卧龍祠仍親製祭文遣近侍致祭尋御筆賜額曰三忠祠○夏五月教曰今年癘疫甚於兵燹凡諸貢獻即吾民膏血禮曰大札之年君食不舉京外所捧限秋停退今年誕日各道方物物膳進獻 東朝外並停封○命秋官議大臣後持獄案入侍以 上靜攝久不行啓覆也○秋九月教曰秋霖傷稼自今日減膳五日

今番誕日政府物膳亦置之京外用度務從
節省廣儲蓄備不虞仍命停凡營繕放宮女
四十五人○行均役法初　肅廟欲矯良役
弊屢命羣臣雜議而户布結布游布丁錢互
持甲乙卒未能行及　上即位之初設良役
廳擇任堂上數人專精講究以未得善策尋
罷之然　上終眷眷不忘於矯弊必欲減其
一疋顧經費無以充至是洪啓禧屢以策干
左議政趙顯命顯命悅其言以聞于　上及
啓禧以忠清監司辭陛盛陳良役事　上命

赴任後詳察民情啓狀論請亡何啓禧狀請行結布以湖西結布議作冊子以進然其數不能當經費之半於是 上御弘化門召五部士庶詢問便否皆對曰戶布便其以為結布便者又十之二三 上遂引見備局六曹三司諸臣垂詢謂曰假令戶結俱不可行一疋決不可不減卿等講定給代之策不然毋見予也仍下教特減一疋領議政趙顯命左議政金若魯右議政鄭羽良請設廳名以均役三公句管以申晩金尚魯金尚星趙榮國

為堂上又請內遷忠清監司洪啓禧為堂上主管講究越二年壬申節目始成【節目】一日設廳以舊守禦廳名為均役廳為蓄儲充給之地也二日結米西北兩道外就六道田結每結收米二斗或錢五錢定式三日餘結關北外七道都餘結之數摠為二萬餘結自庚午條納稅于本廳以補良布減半之數四日海稅諸道漁鹽之稅均摠使及監司分定之也五日軍官良民之投入校生將官者別作軍官收布以充減疋之數六日移劃減疋之後惠廳儲置米及海西詳定米合一萬石以新備置移劃本廳以給減疋之代七日減革軍門及該司舊制略加變通外方營邑鎮各樣各色隨宜省減以給減布之代八日給代給代之數列為定式使之逐年按例舉行九日需用本廳米木給代之外不得一毫他用故郎官則以有實職人來兼吏隷亦帶本料殺差十日會錄一年給代之餘數令各道捧留歲末開

例幹聽以爲備凶荒之資○分送均稅使於八道以釐正
漁鹽漏結也○罷守禦京廳以廣州府尹陞
留守兼守禦使置經歷一員○上詣文廟行
酌獻禮試士子明倫堂○上幸溫陽之溫泉
浴疾也命行宮浴室丹雘鋪陳仍 兩朝之
舊而勿復新 先朝丁酉例葺路所過六
臣儒賢墓遣官致祭忠清京畿沿路士庶年
八十以上并令加資釋溫陽獄囚減今年田
稅親臨試取文武士及回鑾復命放金吾秋
曹輕囚給米七百斛于畿湖兩道令道臣均

分治道之民○冬十月有雷異減膳十日

辛未二十七年春正月朔 上率百官陳賀于

大王大妃以 大王大妃母臨五十年也○

二月命司僕寺凡輦輿毋得畫金○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貞德 上御明政殿受百

官賀大赦○北路饑給嶺南米太二萬石及

三名日方物物膳價米遣御史李彝章賑之

○命定兩南鎮堡節月罷嶺南之甘浦漆浦

丑山浦永登浦尙州浦與浦豐德浦七鎮而

以湖南之蝟島法聖浦加里浦群山等鎮僉

使及嶺南之蒜山浦項湖南之黒山島等鎭
別將並屬久勤窠○命祭高麗杜門洞七十
二忠臣從留守徐宗伋之請也○冬十二月
置別將于鳥嶺議定守城節目
壬申 二十八年夏五月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
曰壽昌 上尊號曰章義弘倫光仁敦禧王
妃尊號曰莊愼以 上有格神致瑞之應也
○六月畿甸大水漂沒數百戶壓死者三十
餘人命庇恤安集○秋九月 元孫誕降
上喜甚曰從今以後國本復繼予曰必也正

名其先定號爲元孫告廟頒教過七日後舉
行備邊司啓請 元孫宮藏胎使以從二品
差下允之
癸酉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 上詣太廟行展拜
禮○先是 上臨門召問貢市民弊瘼命朴
文秀等釐正節目至是差出貢市堂上二人
勾管備局之有貢市堂上始此○命以均役
廳屬之宣惠廳加差兩郎廳兼察均役常賑
兩廳○親耕耤田命除宣醞設科施賞惟庶
民耆民勞酒依丁卯觀刈例舉行○纂宣川

東林山城東林即勝國時舊城址而關西直
路之關防也○夏五月亢旱 上祈雨北郊
既初獻有聲蕭颯命撤帟雨立比卒事冕黻
盡濕後三日以雨未足復親禱于先農壇霈
然乃止○六月追上 淑嬪崔氏謚曰和敬
改昭寧墓爲園毓祥廟爲宮置守衛官守僕
守護軍祭享一惟宮園例以 淑嬪封爵之
周歲也 上謂宗伯曰漢唐以來中朝皆追
崇所生而我朝家法嚴且有 聖考下教故
予意未嘗及於追崇唯此一事庶乎斟酌得

宜然外人不諒必曰尚有餘事也○秋七月
上命釐正江民弊任事者成節目進之中有
密網語教曰成湯解網鄒聖亦云數罟不入
密網截江非禮記無覆巢之意昔年因禮記
月令篇令內局勿捧青頭鴨此正當法祖宗
者也申飭嚴禁此後造此網者徒配○八月
命掌樂院無得稱梨園 上謂諸臣曰梨園
乃唐時不正之名其禁之○教曰頃見故講
書院有楞嚴經此非所以教吾孫之道其令
送置北漢重興寺○冬十一月 上嘗語侍

臣曰予之初入春宮也豐原時爲說書謂司
鑰曰宋英宗來自藩邸行裝蕭然惟書數厨
今日邸下行裝何其多也予感其忠至今不
能忘也○惠廳奏紅腐米積之之久反傷新
米請輕其價賣與饑民以無用爲有用 上
曰善然若其不可食也豈容欺元元乎予當
爲民先嘗速取紅腐來○十二月加上 肅
宗大王謚曰裕謨永運洪仁峻德仁敬王后
曰宣穆仁顯王后曰淑聖大王大妃尊號曰
永福陳賀頒赦以明年 仁顯王后再正壹

慮盖深遠矣辛丑換局時中官使武藝廳護
衛各門卿等知之乎皆對曰不知 上曰向
有人請復禁軍叅謁之法而予故不許然自
除叅謁軍裝踈虞不可無弛張之道此後每
年四仲朔旬前無故日兵房承旨直奏入直
禁軍軍裝點考詣明政殿月臺其自兵曹所
給軍裝一一點閱後回奏仍為定式○續兵
將圖說成先是 世祖撰兵將圖說只就國
初五衛之制發揮方圓曲直銳五陣之法及
中葉以後設置五軍門專以兵學指南訓鍊

則營司之制操習之方逈然不同故兵將圖
說雖命刋行未有實用於是　上命五軍門
將臣一稟　睿裁據今營制撰成續兵將圖
說仍命刋行于五軍門○命兵曹判書摠五
營爲大中軍只領龍虎營罷其所兼禁衛營
與訓鍊都監御營守禦摠戎廳並列爲五營
因撰續兵將圖說而定之也遂命自今五營
楷書牒呈於兵判兵判行關於五營○改四
山監役爲參軍以武臣差除分隷四軍門○
十一月命公翁主大君王子親盡不祧○設

娶臨津置別將守之以臨津為近畿襟帶也

乙亥

三十一年春正月 上以上元日率百官陳賀于 大王大妃以明年 大王大妃寶齡七旬也○御書 太祖大王誕生舊里八字又製陰記立碑於永興黑石里初永興儒生趙東彬不知濬源殿是 太祖誕降舊址而因健元陵誌文中乙亥十月十一日誕降于永興黑石里私第及輿地勝覽中府東南十三里黑石里即 太祖誕降地云云之文上書請竪石以記之 上曰無論錯認與否

既是黑石里則以是年竪碑無傷也遂命立
碑除東彬參奉職○御書 太祖大王在上
王時舊闕遺址立碑于楊州豐壤因幸光陵
晝停于豐壤而起感也○上語諸臣曰元孫
今纔四歲而體貌氣象大異三四歲兒天將
祚宋而然歟命內侍引 元孫至拜跪侍坐
岐嶷異常人 上命讀書寫字 元孫誦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之文又大書父母二字
上喜曰以元孫示諸臣亦為國之意也須善
輔導○命蠲北民無依錢數萬緡初咸鏡道

臣以交濟倉錢給債民間取子錢以爲用民年久未納迫於催督有賣妻鬻子自縊死者卒無可徵之民故名曰無依錢至是御史徐命膺歸奏其事　上嗚咽流涕曰漢文帝云何顔入高廟此民若因此不保予何顔履豐壤一步地予即命盡蠲○三月尹志李夏徵等伏誅志就商之子也先是乙巳鞫就商拷掠死志竄羅州日夜怨國使其子光哲交結羅之吏鄕爲稧募衆圖不軌掛書于客館以撓人心監司趙雲逵鉤得之以聞　上鞫志

等詞連諸賊誅竄有差志篋笥中多夏徵收羅州時往復書綢繆甚密遂鞫夏徵夏徵辛壬賊明誼明彥姪也敢稱一鏡等七賊疏以爲有臣節廷臣齊聲請討孥籍如法且以耉輝等爲諸賊根柢請並施追律從之追施趙泰耉柳鳳輝李師尚尹就商及一鏡疏下諸賊等逆律追奪李光佐崔錫恒趙泰億等官告廟頒赦○夏五月設討逆庭試於春塘臺
上親臨試士有一試卷書呈亂言又有無名
上變書語極叵測與試卷意同遂譏捕沈鼎

衍鞫之鼎衍即戊申逆成衍之弟也供言凶書渠作之尹惠書之金道成申致雲參謀惠即志之族弟道成即一鏡之從孫致雲即鏡夢之所外育者以次逮捕鞫之惠文書中有窮凶絶悖之事致雲敢肆不道之凶言參鞫諸臣擧皆憤惋請臨門正法 上遂御崇禮門樓百官序立正刑孥籍如法其餘諸賊並施逆律以逆惠罪狀異於他賊命復告廟頒教因臺臣等請命開局錄逆變始末名曰闡義昭鑑○教曰苟非罪如霍顯者誅及婦人

其宜審愼自今逆賊妻勿爲正刑雜職兩班以上雖犯殺人而正法勿爲檢屍○六月追上仁嬪金氏諡曰敬惠奉祠版于 元廟舊邸松峴本宮宮曰儲慶墓曰順康園○冬十二月加上 淑嬪崔氏諡曰徽德因 慈殿下教也

丙子三十二年春正月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隆化 上尊號曰體天建極聖功神化王妃尊號曰康宣進冊受冊告廟頒赦開囹圄釋囚朝臣年七十以上士庶八十以上幷加

資蠲民八年舊逋罷今年九營繕○上御中
官甚嚴少有犯輒不貸嘗謂筵臣曰凡於父
子兄弟交搆離間者必宦寺輩乎即阼三十
年不爲讒言所動可質言也昨見挾侍內官
祭服佩玉此輩安敢與朝臣等哉命去佩玉
亦防微杜漸之意也○二月以文正公宋時
烈文正公宋浚吉從祀文廟○遣承旨致祭
于箕子廟○錄用文純公朴世采孫○親祈
穀於社稷 上方行事氣眩不豫扶入幄次
進蔘茶少瘳大臣諸臣力請攝行 上曰予

方祈穀歲若豐登雖以身代無憾也復詣壇
卒事恐貽　東朝憂詣慶德宮調養翌日還
宮○上視學先酌獻五聖退御明倫堂親讀
大學序命講書官本館官及儒生以次讀詩
傳中庸下勸學綸音宣諭諸生復以圃隱為
我東道學之始遣承旨致祭于其墓○夏四
月全羅監司上章請停退大同廟堂以惟正
之供難之　上命承旨取讀　列聖御製中
肅廟慰諭父老綸音教曰昔年盛德如此予
何不仰體乎仍命許施○命圖石潭書院及

幽居以進因聖學輯要起感也○秋七月
上以 東朝七旬名者社臣宣饌以飾慶
東朝亦以 上六旬有三具饌以賜之及諸
臣醉歸 上至 東朝侍話以悅 東朝心
比退則天已明矣不脫法服直詣正堂名儒
臣講中庸越數日率耆社臣及宗親文武卿
宰年六十以上進賀于 東朝既而又欲與
士庶同慶為設耆老科試儒武年六十以上
拆號唱名如例○八月教曰大君王子皆有
師傅內侍童蒙俱有教官至於王孫無教養

之官付職就學之前依童蒙教官例置其師曰王孫教傅廳曰講學○冬十一月命諸道流民至京師者自惠廳設粥賑之

丁丑 三十三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三都飭以勤勸農開陳田善賑濟三條○命士庶嫁娶愆期者令中外顧助教曰萬品逢春咸有結實之理而嗟哉元元之嫁娶愆期不若草木體予勤懇之意俾有實效○時八道告歉關東之淮陽金城為甚流民多入京 上御弘化門召見願歸者令惠廳給衣粮以具允

明爲關東安集使使之安集蠲准金及江陵三陟諸邑貢稅又命停湖西安邑大同之半○二月命啓覆罪人卜道咸減死定配道咸北民也妻不順繼母道咸毆之致死諺以自縊 上覽其案教曰子爲繼母而打其妻母爲其子而滅其痕爲不孝之婦償命其夫豈王政乎特命減等○王妃徐氏昇遐 上命喪禮從約象設依甲申定制諸道軍丁務從節省因山前毋禁私家窆葬公除前後毋禁私家祥禫○三月設兩賑廳分賑饑民二萬

餘口○大王大妃金氏昇遐初 大妃違豫
經月彌篤 上躬進藥餌夜不解帶或倚欄
假寐時太醫爲言當灸臍 上先自灸手以
試之少愈 上喜甚稱慶蠲諸道舊逋親自
疏決宥死罪以下未幾 大妃復沈篤 上
遣官祈于山川卽下庭俛伏涕泣禱天願以
身代哀動左右及 大妃薨 上思慕不已
名其堂曰永慕堂○夏五月旱 上責已減
膳飭濫杖遣官祈雨于山川天乃雨○秋七
月葬 仁元王后于明陵事無大小 上躬

自照檢必誠必信克遵　后志凡陵殿費減
庚子三之一免京畿結錢及北道田租亦三
之一蠲七道三都舊逋○上於嚴廬之中語
諸臣曰元孫率郡主携藁薦望哭殯殿擴充
此心吾國庶幾聊以是自慰也○八月命銓
曹錄用故相盧守慎後因講夙夜箴註解而
起感也○九月有雷異大臣政院陳劄勉戒
上嘉納之以十二事自責曰國勢趍下紀綱
日墜生民倒懸耳目媕婀政堂堆塵書閣掩
卷賓對每多停稟喉院不奏公事浮囂日甚

侈風日盛閭巷之禁酒無效朝廷之人事日勝苟究其由即予一人命減膳三日○冬十月初仁元王后因山濟州民四十人越海上京赴役 上召見慰諭有一人獻藁古上問故對曰曾見勸民歌有獻芹之語臣亦此意也 上遂命薦于殯殿至是濟州牧使辭陛 上召見謂曰人於親喪受人之惠則猶且感而思報今濟州民赴陵役可見其為國之心也爾若使一民有一日之飢則是汝使我有一日之飢也時島中洊饑故 上教

及之仍命停濟州三名日秋冬方物給賑資六千石遣御史督運○賜虎皮於　元孫師傅南有容　上召元孫欲試其對語指有容問曰誰也對曰南有容也　上喜曰汝於六歲已知君前臣名之禮也仍命誦童蒙先習誦之不錯一字　上曰讀聲鏗鏘如金石也謂有容曰元孫德性漸長進此宗社之幸而卿之力也遂賜虎皮曰今茲之賜非為卿也為宗社也仍感涕○飭銓曹疏舉淹滯○命宗臣以逆誅者子支勿令沒為奴婢○遣官

致祭于成三問等六臣祠以舊甲之重回也
○十二月改修 仁宗謚冊奉于 仁宗室
凡謚冊與寶必奉于太廟當室之傍而 仁
宗謚冊失不傳焉至是將埋 貞聖王后虞
主于廟庭掘地得玉札一片諦視之乃 仁
宗謚冊也 上甚異之親寫全文鐫于玉合
成完篇藏于 仁宗室○上以 德宗室祝
文亦當稱孝曾孫嗣王問議大臣僉曰可遂
命釐正祝式○命堂下官紅袍一遵大典改
以青綠戎服仍從續典

戊寅

三十四年春正月命以綿布染青設太廟門帳時筵臣有言青布燕貿為廛民難支之弊 上命代以綿布教曰此亦禁奢侈之一端也○二月 貞聖王后祥禫將終禮當仍奉於徽寧殿四時及臘享祀一如享宗廟之儀而用樂一節諸大臣議不一 上取覽先正臣宋時烈乙丑永昭殿獻議遂命依先正議勿用樂其議曰詩經雅頌無為后妃立樂之文惟雝頌有文母之文而統於烈考則非為文母而作也周禮有歌舞以享先妣之文

鄭玄云先妣姜嫄也然程朱皆以鄭說為非
盖宗廟之樂皆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于神明者則似不宜於后妃也○命户曹以
世宗朝尺造鍮斛頒于中外○三月　上下
教于雲觀曰今考實錄　先廟與諸大君王
子胎封同在一岡此亦當法祖宗之制自今
勿拘代之遠近藏胎一山相距無過二三步
以岡盡為限而嫡子衆子元孫郡主亦如之
○命致祭于文烈公趙憲及故相臣李德馨
其祠版幷令不祧○夏五月海西有妖女自

稱生佛鄉民靡然尊信妖女使撤神祠郡民
汲汲毀之兩西諸巫棄靈刀抛神鈴皆聽令
於妖女　上聞之教曰神祠鄉民之所酷信
巫女予令之所難禁而妖女一言道内風靡
可知其非尋常妖人即古之徵貳徵則而近
世之龍女夫人也遂遣御史李敬玉捧決案
梟示傳首一道以正惑世之罪○六月判中
樞府事李宗城以姓名犯　仁祖嫌諱上疏
請改名　上不許遂製下諱說其略曰韓愈
諱辯大意誠是末世嫌路太廣諱嫌名者多

心常慨然東晋時父子名若兄弟者雖不足
道國初習俗亦多如此故判書李聖龍初名
雲龍故參議李亮臣初名宗臣兩人改名予
則曰過矣此後勿以此諱之○冬十月親製
祭文遣大臣祭莊陵命道臣修葺六臣彰節
書院皆贈正卿賜諡贈參議嚴興道亦贈亞
卿一體致祭仍命銓曹録用六臣及嚴興道
後孫金宗瑞皇甫仁鄭苯亦並賜諡以　端
宗復位之回甲也○以永宗僉使爲獨鎭仍
帶防禦使○上召耆社諸臣起而迎之仍與

之講讀論難名曰耆老講○十一月立碑于
仁烈王后誕降基基在原州府東初 宣廟
癸巳西平府院君韓浚謙為原州牧使當兵
燹後府舍盡燬遂寓處村家翌年甲午 聖
后誕生事具在邑誌及西平記文至是 上
聞之親書原州 仁烈王后誕生舊基碑十
十字命道臣刻竪

己卯 三十五年春三月命關西道臣悉焚債券
增江界貿蔘之價○夏四月命減關東蔘貢
之半自京作貢關東蔘貢為民痼弊久矣

上聞流丐中東民居多教曰關東蔘貢春秋兩等其半自京作貢其自本道上納者亦以米添價以紓東民之倒懸定節目頒下○上以黔巖撥站記付史官先是辛丑 上在潛邸以八月十五日 肅廟誕辰拜明陵往高靈農舍五日將遵關起居暮發至德水川夜深且無火憇黔巖撥站有頃人有牽牛而過前川從者告于 上曰盜也 上謂撥將李聖臣曰彼歲歉而迫於飢寒也然農者無牛何以耕乎站將雖卑亦職耳爾其善處牛歸

其主盜勿告官聖臣即如　上言比眛奭
上還京第則鶴駕備儀於郎門之外盖已建
儲也聖臣遂記其事付諸站壁及丙子春
上幸明陵晝停於黔巖站舍覽壁記命謄以
歸至是　上語筵臣以故宣付史官○五月
祔　仁元王后于太廟　肅宗室初設祔廟
都監　上克體　后志輦輿儀仗因舊不改
内下銀子及膳米一百石付都監以助經用
禮畢御正殿頒赦命軒架陳而不作曰昔夫
子於子張子夏皆許以君子而我朝結繰歌

謠聖祖除之前後皷吹聖考陳而不作
非敢過也是亦禮爾○六月朔上御正殿
受羣臣賀以上封爵之周甲也○冊金
氏為王妃將行嘉禮 上命凡事務從儉約
教曰同牢宴外大卓及宴床大小膳並與樽
花而除之教命冊寶床勿為新造修補時勿
為金花餙玉帶以內下者用之佩玉圭以度
支尚方所在者用之輦輿亦仍舊用之畫龍
燭代以紅燭○閏月中外過時未婚者官助
之○教曰灑掃應對治平之本予雖晚學尚

今受用乃一部小學也頃聞筵臣所奏外方猶講此書京中近復解弛云既知不飭豈君師之道乎其令飭勵俾有實效○冊 元孫爲王世孫先是定號元孫之後 上稟于東朝告于 眞殿已封爲世孫至是遂擧冊禮書賜十有六言教曰昔周武王以冕服受丹書于師尚父今予此諭亦援丹書之意也及行禮周旋進退雍容中節 上喜甚謂諸臣曰雖老成之人亦不如也外人必謂予教訓而如此然予實未嘗教訓此嬪宮善爲教

導之致也明日又語相臣曰予欲使世孫侍坐於法講及賓對俾知爲君之難也◯秋七月 上酌獻文廟教曰漢高四百年基業其本在太牢祀孔子遂並親獻四聖位行再拜禮於啓聖祠◯命承旨寫周書無逸篇作屏以進◯九月教曰科場之弊非青衿之過試官公取士父兄禁子弟不正焉有此弊此後明經科及謁聖觀武才外增廣初試後除臨講三經中自願一書除釋背講取粗以上重試對擧庭試亦依此例謁聖取士無過五人

觀武才庭試重試對擧庭試候無過三人令
後書題特除箴銘頌以爲定式又命小科初
試後除照訖講以小學除釋背講取粗以上
一依大科例○命罷南漢留守爲廣州府尹
置守禦使於京廳統南漢留營如故○冬十
月教曰爵賞人君御世之大柄若不覲正金
玉將遍滿於國中名官之以軍器公廨狀聞
陞資名武之以雜歧及捉虎陞資名器不重
濫觴莫甚此後若此者勿許清職納粟嘉善
者亦勿許實職以示重官方杜濫賞之意○

十二月教曰古有儺禮春幡艾俑之屬而昔年並命除之歲末庭燎予亦命去而交年庚申莫知其本昨日始命詳考俱爲不經事近媚竈噫若恒日戒懼有何禱神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坐而待朝以此意不眠則奚特此日予則曰三百六十日皆庚申也今後庚申日進燭交年日舉行一幷置之以示守經之意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四

英祖朝九

庚辰三十六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曰夙宵此心在於田野宜體此心俾有實效道臣爲一道之田畯守令爲一縣之田畯予當廉察其勤慢着意勸課莫替勤懇之教○上行晝講　王世孫侍焉　上命王世孫講小學書題英音自中節奏一筵聳聽　上喜甚問灑掃之義對曰掃而先灑恐塵汚長者也上曰塵汚長者則何如也對曰爲不敬故也

上稱善仍教曰教以灑掃欲其自幼習勞長而無肆逸之患也帝王家尤易縱佚宜惕然知戒哉○二月濬開川川合白岳仁王木覓之水襟帶都城中東出五間水門又東爲永濟橋東南會中梁川入于漢江輿地勝覽所謂開川是也當 世宗時李賢老請禁投穢物以淸明堂之水集賢校理魚孝瞻上疏斥其勢不能行 世宗是孝瞻而不用賢老言自是三百有餘年幷疏濬不復以爲意焉川漸壅閼幾與堤平每値霖潦輒有汎濫之患

上用耿茈故事屢臨門諭衆皆曰濬之便
上曰是雖爲民豈可煩民力乎乃損累萬緡
雇丁夫濬之戒勿催督不月功告訖於是設
濬川司以兵曹判書漢城判尹三軍門大將
兼濬川堂上置都廳郎廳各一人每歲濬川
以爲常○夏六月久不雨命放釋秋曹輕囚
遣御史審理京畿獄案下綸音以十咎自責
減膳撤樂不御正殿親禱于南壇以至雩壇
得雨乃止○冬十月 上親臨弘文館講綱
目明日諸儒臣上箋謝 上書下西闕臨署

南極紗籠八字教曰予今衰矣諸儒臣即予少友今日此擧乃所以酬三講之意也遂命賜饌○時歲饑 上親臨興化門召流丐百餘人饋粥命取一器親嘗之仍下教飭八道兩都○十二月 上命大司成率諸生入侍又命入直替直儒臣並入侍教曰君師之責予敢云然耄期也月三講中庸未見實效欲與卿等及諸生問難以補涼學也於是自夫天人性命以至存養省察出幽入微洋洋討論講罷遂臣齊聲請曰人才作成講說為大

觀於洙泗濂洛可驗也今玆之舉其爲風動
觀感固不淺尠然不有定制使民自化雖堯
舜不能也敢請所以定制者 上曰善師儒
之長與國子生月三講會於明倫堂毋綴章
句專尚理義也

辛巳 三十七年春正月 上幸昌德宮命王世
孫隨駕至雲從街駐輦使觀光士民咸觀
世孫乃展拜璿源殿歷臨徽寧殿還宮至建
明門外 上命回輦教曰予欲見世孫乘轎
之儀容史官往傳此意於世孫使之乘轎史

官還奏 世孫之言曰御輦相望未敢乘轎
也 上曰教以義方可也即回輦至崇賢門
外下輦命世孫入侍 上問今日觀光者衆
矣其期望於汝何事也對曰望臣之為善也
上曰何如可以為善對曰讀古人書行古人
事斯可以為善矣 上曰汝已讀小大學論
語其為善易乎難乎對曰易也 上問諭善
徐志修翊善朴聖源等曰以為易者何如也
皆對曰以為易然後方能勇進若以為高遠
難行則必無將進之望 上大喜敎曰白首

暮年七旬隔一與世孫偕來誠是料外豈可無志喜之道乎仍命諭善錫馬左右翊善加資賛讀以下施賞有差特設諭善堂上寘以朴聖源單付○上御景賢堂晝講命世孫入侍講書院官隨焉 上命世孫讀所受論語讀畢 上擊節歎曰美哉聲乎可謂師摯之始洋洋乎盈耳哉仍問天盖高矣堯何以則之乎 世孫對曰造道之極與天合德也上動容稱善又問九人而已有婦人焉者何也對曰九人及婦人盖爲十亂與共成武王

之治也　上曰才難是才勝德之才乎對曰才難之才幷言德也才勝之才專言才也　上曰以舜聖德何只有臣五人乎對曰舉其最賢者言之　上曰汝欲得賢乎對曰願得之也　上曰賢者在汝左右常勸汝毋怠毋荒則得不啻乎對曰賢者勸我爲賢所以益於我也　上曰舜武可及乎對曰力行則可至也　上歎曰今聽世孫講說可謂刮目相對吾國其庶幾乎筵臣皆對曰宗社無疆之福也○二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桑

察囹圄○三月命王世孫行入學禮初　上
以五禮儀入學儀太疎略命大司成徐命膺
改撰儀節禮成後藏于大學以爲來式(入學儀)王
世孫酌獻訖翊善引王世孫出廟門至明倫
堂大門東西向之便次服學生服(軟巾後垂
青衿袍細條帶黑靴子)○執篚者實幣(紵三
匹)於篚執尊者實醴(二尊)於尊執脩者加脩
(五脡)於案各奠于便次西南之卓上守之北
向西上○博士贊笏立於博士之左少後西
向○王世孫贊笏立於便次前之左北向(王
世孫出次行禮時常在王世孫左少前王世
孫升堂後立於堂下)○博士就次(在明倫堂
東墻內)具公服(幞頭紅袍金帶象笏黑舃)○堂
東西齋掌議率儒生分左右序立於明倫堂
庭東西相向北上○奏時官詣便次前俯伏
告入學正時○王世孫贊笏曰翊善引王世
孫立於便次前西向翊善跪白請出次王世

孫如儀○博士贊笏曰贊引引博士立於明
倫堂東階上西向博士如儀○王世孫贊笏
曰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向曰敢請事將命者
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王世孫少前禮請王
世孫少前曰某願受業於先生○王世孫贊
笏曰將命者入告將命者入詣博士前告曰
世孫某願受業於先生○博士贊笏曰博士
揖答博士揖答曰某也不德請王世孫無辱
○博士贊笏曰將命者出告將命者出詣王
世孫前告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王世孫固
請王世孫曰某願受業於先生○王世孫贊
笏曰將命者入告將命者入詣博士前告曰
世孫某願受業於先生○博士贊笏曰博士
揖答博士揖答曰某也不德請王世孫就位
某敢見○博士贊笏曰將命者出告將命者
出詣王世孫前告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王
世孫三請王世孫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
賜見○王世孫贊笏曰將命者入告將命者
入詣博士前告曰世孫某不敢以視賓客請
終賜見○博士贊笏曰博士揖答博士揖答

曰某也辭不得命敢不從命○博士贊笏曰
將命者出告將命者出詣世孫前告如儀○
王世孫贊笏曰執篚者以篚東向進王世孫
執篚者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王世孫執篚
王世孫執篚以篚還授執篚者○王世孫
曰博士降俟于東階下西向博士如儀○王
世孫贊笏曰翊善引王世孫入門而左詣西
階之南東向(執篚者前行繖扇陪衛止於門
外挾侍三人司鑰一人從入)執事者捧醴壺
脩案隨之立於王世孫西近南東向北上(執
篚者以篚進王世孫退立於後)王世孫如儀
執事者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王世孫跪奠
篚再拜執篚者以篚進王世孫跪奠○王世
孫贊笏曰興鞠躬拜興平身王世孫如儀○
博士贊笏曰博士答拜又曰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博士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王世孫跪
取篚興少前跪以進於博士捧醴脩者跪奠
醴脩於博士前王世孫如儀執事者如儀○
博士贊笏曰博士跪受篚授執事者執事者
跪取醴脩以退博士及執事者如儀○王世

孫贊笏曰王世孫興王世孫興○博士贊笏曰博士興博士興○王世孫贊笏曰翊善引王世孫立於階間北向再拜又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世孫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翊善引王世孫出就便次以俟王世孫入明倫堂西挾室楹外小次○博士贊笏曰贊引引博士入就次改具常服(烏紗帽黑團領品帶靴子)博士入次改服○博士贊笏曰贊引引博士升堂就坐(坐在明倫堂東壁西向席三重)博士如儀○王世孫贊笏曰出次立翊善詣小次前跪白出次王世孫出次立○王世孫贊笏曰翊善引王世孫陞自西階詣博士前王世孫如儀○博士贊笏曰執事者陞堂詣博士前跪置案退立階下(博士執事陞降由東階王世孫執事陞降由西階)就事者如儀○王世孫贊笏曰執事者詣王世孫前跪設席退立階下(設席遠近間一席所謂函丈是也)設席者如儀○博士贊笏曰執事者跪置講書於博士前案上退立階下挾冊者如儀○王世孫贊笏曰王世孫就席東向跪王

世孫如儀○王世孫贊笏曰執事者跪置講書於王世孫前退立階下挾冊者如儀○博士贊笏曰王世孫講書王世孫講書○博士贊笏曰博士釋義博士釋義○博士贊笏曰撤案及書挾冊者跪撤書與執案者跪撤案與俱降立於階下○王世孫贊笏曰與王世孫與○王世孫贊笏曰翊善引王世孫出就便次王世孫如儀○博士贊笏曰贊引引博士就明倫堂東挾室○王世孫內嚴外備還宮如來儀時大學環橋觀者數萬 世孫陞降進退無不中節講聲弘亮問難出入意表滿庭青衿舉皆聳聽禮畢還宮 上命世孫與諸臣入侍大提學金陽澤等具白狀 上喜曰此實天祚吾東也仍命施賞如例○行 王世孫冠禮先是 上

命史官考世孫冠禮儀於太白山所藏實錄則列朝俱無此禮遂以五禮儀王世子冠禮儀斟酌行之○秋九月 上命王世孫謁太廟還宮命入侍教曰精一執中我朝家法汝當體行者中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也 世孫對曰謹識之○冬十一月命輦輿用金者悉易以銅○十二月教曰我東之禮樂文物侔擬中華皆箕聖之遺澤也特遣重臣致祭箕聖墓○命閫帥決杖亦如侍從例以贖論○以濟州歲歉命停明年貢馬

壬午 三十八年春正月教曰文王先四民之政今當歲首舍此何先鰥寡獨年八十以上孤十歲以下臨門施恤外方則道臣守令舉行

○三月　上與王世孫會講于景賢堂　上問世孫曰旣云明明德新民又何以云止於至善對曰明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然後乃成也　上稱善又問能盡其性然後為億兆之君師則漢唐以後何為以不能盡其性者為之君耶對曰世無能盡其性者而君位不可曠故天亦無奈何而命之矣又問何以則

踐孔聖之道乎對曰克己則可以踐也 上
曰讀鄉黨篇可以能乎對曰正心修身然後
可以能也 上復問八年始教之讓何也對
曰讓者禮之端故也 上大悅曰汝之今日
所對史官在傍記之萬一他日所行與今日
所言判若二焉豈不凜然乎汝於寤寐之間
慎毋忘今日也仍親製小識命列錄入侍諸
臣姓名鋟梓印粧進獻頒賜又藏于史閣扁
于講書院講罷 上語筵臣曰今日世孫所
對文義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亦不如也仍

命世孫會講以四孟朔行之令禮曹撰儀註以進○夏四月飭京兆五部幼失父母冒他姓以爲姓者令各自陳凡六十餘人悉復其姓○五月 上親製文致祭于麗太祖陵命留守修葺其陵石及丁字閣○秋八月命以世宗朝所輯救荒撮要印頒中外廣諭民間俾各自謀救荒之道○冬十月畿甸三南饑分遣安集使安集賙賑○罷南北漢江都御供米○耽羅朔膳以四等定式 上謂筵臣曰大內進排之物 慈聖多所裁減予欲御

體以此除逐朔越海之弊也

癸未三十九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副提學鄭存謙等上劄以開言路詢黃髮獎廉直延山林議賙賑陳勉 上以手書賜批嘉納○上詣太廟展拜璿源殿仍詣靈壽閣親題小識于御帖遂御勤政殿受百官賀頒赦以聖壽七十即位四十年也命銓曹年八十者推恩付同樞凡二百餘人○以金鍾正為嶺南監賑御史尹師國為兩湖督運御史鄭昌順為湖西監運御史給諭書節

目飭令賑濟○上御延和門行朝叅以六典
飭六官曰用人之際必也循公守令之擇必
也爲官吏房承旨飭吏曹吾民倒懸國儲罄
竭用財之際務從節約戶房承旨飭戶曹祀
典不潔何格神祇禮文紊亂國不爲國禮房
承旨飭禮曹詰戎重事疎虞莫甚遐方武士
沈滯近萬兵房承旨飭兵曹法禁解弛囹圄
彌滿非人非鬼干傷和氣刑房承旨飭刑曹
莫云漫局工匠亦民勿泛勿泛益修職事工
房承旨飭工曹○上行晝講　王世孫侍爲

上問世孫曰夏尚忠殷尚質周何以尚文乎
對曰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周監於二代故
尚文也 上曰文質何不言忠乎對曰忠在
文質中矣 上曰漢之文武孰賢對曰文帝
賢矣 上曰漠南無王庭武帝獨非豪傑之
主乎對曰戎狄雖堯舜亦難服窮兵黷武未
知可也○二月 上揭御真二幀於景賢堂
東壁命 王世孫及諸臣仰瞻先是癸丑摸
寫御真之後每十年一改摸而甲子三本奉
安于泰寧殿萬寧殿毓祥宮丁丑二本奉安

于毓祥宮藏譜閣至是又寫一本而以在入

者社後畫九杖於左右 上問王世孫曰左

九右杖之義知之乎對曰九置於左者為其

便於憑倚也杖置於右者為其宜於扶持也

上稱善又問三無私之義對曰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也又問何以則入之無

私亦如天地日月也對曰克己復禮防閑邪

心則私不足憂也諸臣頓首起伏曰 殿下

以心法傳之臣等竊為之欽歎也○三月湖

南道臣啓言飢民四十八萬三千七百餘口

死者爲四百五十餘人　上惻然敎曰昔之伊尹以一夫不獲爲己過況爲人君而不能活一道之民死者半千此負　陟降也若無自警何以仰答自今日特爲減膳三日爲守令其若放忽豈曰靑丘臣子令備局申飭畿甸三南仍施餓死人恤典官助葬埋○夏四月先是兩司牌名皆用命牌而弘文館獨用粉牌至是　上敎曰予以　玉堂官爲少友其爲禮待豈反下於兩司乎遂命同用命牌著爲式○命內局所祭神農氏位版設櫝于

大廳以致敬焉○命修檀君箕子及新羅百濟高句麗始祖之陵○教曰南之浦項北之交濟即南北相濟之意而今年運穀幾月焦心與其互相苦待曷若南穀濟南北穀濟北之為愈哉此後南北設倉一依常平倉例而名曰濟民令備局申飭諸道倉穀或有欠縮道臣地方官依羅里舖例重繩於是嶺南設濟民倉儲穀六萬斛湖西湖南至甲申秋設倉各儲穀三萬斛○五月御製警世問答成命芸閣印進○六月　上親製戒東宮文台

春坊官諭之曰於予雖無可學之事若其為
民與為世臣之心則至矣其以此傳于世孫
仍以陳戒而上下酬酢以文字錄奏及春坊
官錄奏　上嘉世孫問答精切遂製下君鑑
一篇又親書將此君鑑賞爾頴悟八字弁之
君鑑卷首命往傳于王世孫○秋八月敎曰
昔宋仁宗見貴妃有滿頭白紛紛之語貴妃
惶恐去珠仁宗大喜剪牧丹以賜之不數日
京城珠價頓減其效之速若此予不喜紋緞
既命去之而珠玉之費甚於紋緞此後買珠

倭館者以潛商律施行雖在國中亦不敢交
賣以示予禁北緞禁南珠之意○上親製抑
誡箴一篇倣衛武自警之意其箴曰藐然一
身參三才並於貴於賤稟賦則一人心道心
惟理惟慾毫釐之差聖狂乃決操存捨亡曷
敢或忽嗚呼其耄尤宜猛惕若問于古衛武
作抑製箴自警夙夜座側仍命諸臣賡進○
九月命莊陵香祝依他陵例令本陵官陪進
寧越清泠浦莊陵所御舊基令道臣立碑識
之從奉審禮堂李瀫之言也○關東大水饑

遣御史尹勉憲慰諭安集又命道臣依鄭俠
故事圖飢民以進蠲七邑結錢及軍布米停
本道朔膳及三名日物膳○上每行講筵次
對必令　世孫侍坐講論文義嘗問　世孫
曰賢未易知邪亦難辨惟諛佞可以易知然
外似鯁直内售讒間者尤難辨也於此何以
處之乎對曰若欲辨此惟自明其知而已
上曰然鑑明故能照物也又問大學一部用
力何先對曰當以明明德為先而明明德又
當以格物致知為先也又問大學宗旨對曰

一敬字也 ○ 上輒稱善至是 上召對講宋
鑑命 世孫入侍親書七十講史因文興慨
特召爾面飭嗚呼元祐紹聖可謂鑑戒爾將
今日之教銘心不忘三十三字以賜 世孫
因嗚咽下教曰今講宋鑑宋朝規模與我國
髣髴而英宗自藩邸入承大統又與予相似
方英宗之入也謂舍人云謹守吾舍上有適
嗣則吾當復歸于此矣予之承儲亦誦此語
竟以 皇兄無嗣予遂繼序三十餘年昔心
惟在調劑朝廷曾以此屢言於汝而宋之神

宗亦可謂英主然其時馬范程邵諸人皆不
能用獨用王安石行青苗法若非宣仁太后
幾至於亡國其後哲宗復用惠卿輩一番人
宋祚遂衰予恐今日之世亦當有熙豊之黨
旁伺者汝必固守之可也仍顧挾侍中官曰
此輩可畏膚受之譖皆由於此也予非以汝
擬之於哲宗昔者禹之戒舜以丹朱爲言臣
之告君尚如此況予之於汝乎仍敎官僚曰
熙豊黨伺隙之說切中時弊須於講筵推演
陳之可也○冬十二月更正咸鏡道詳定法

仍減朔猪之供永爲式

國朝寶鑑卷之六十五